

現代洪門傳奇 ● 現代洪門傳奇 ● 現代洪門傳奇

天/地/悠/悠/系/列/叢/書

夏之炎 / 著

怒海洪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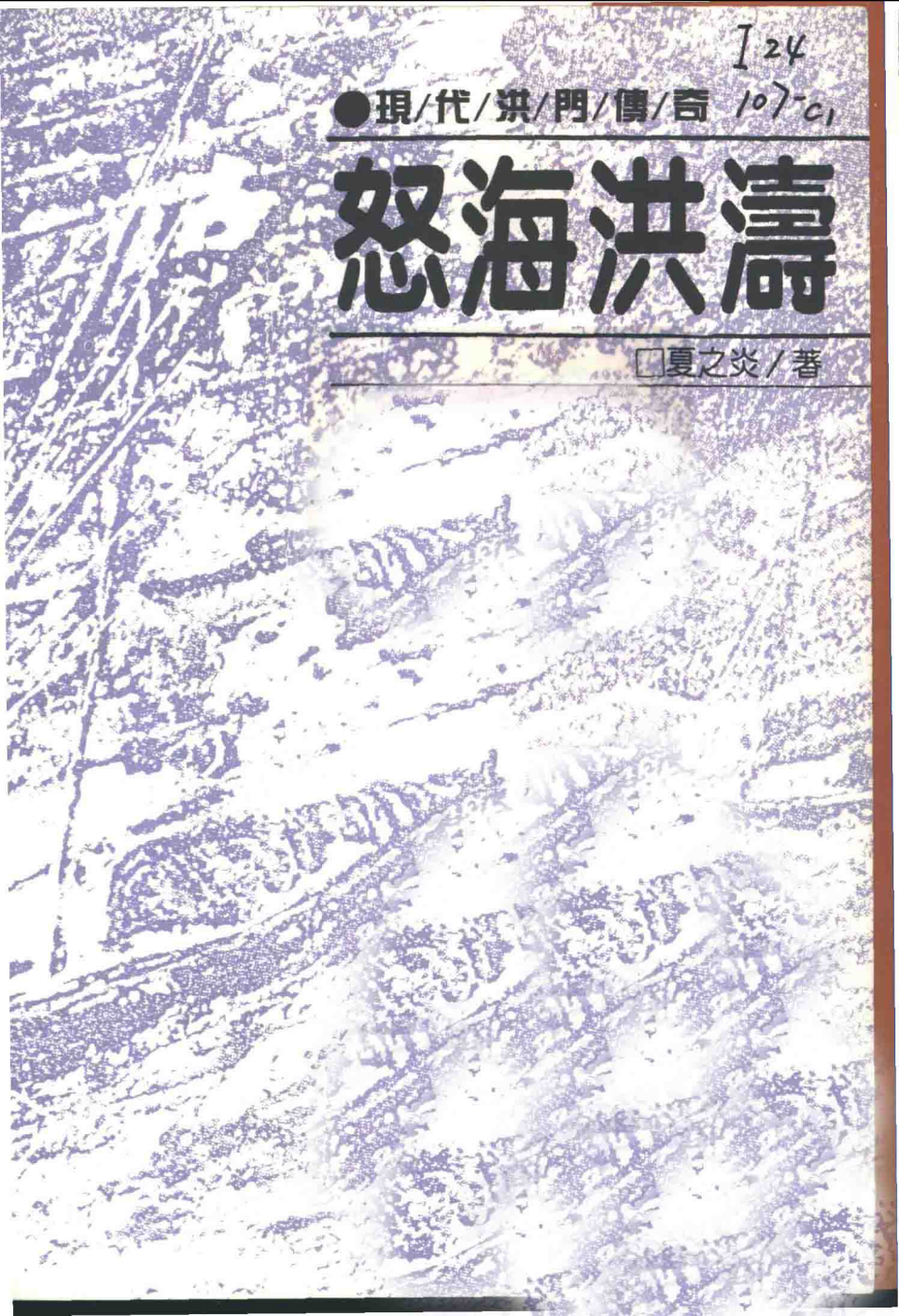
華藝出版社

I 24

●現/代/洪/門/傳/奇 107-c1

怒海洪濤

□夏之炎 / 著



(京) 新登字 124 号

怒海洪涛——现代洪门传奇

著者：夏之炎

出版：华艺出版社

印刷：北京朝阳区京精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250 千字

版次：1994 年 5 月第一版

印次：199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书号：ISBN7-80039-776-9/I·323

定价：8.90 元

夏 之 炎

夏之炎，原名林洲，海南文昌人。祖居新加坡，一九三二年生，幼随母居上海，后至北京求学及工作，因父逝欲赴新而滞留香港，一九六六年迁居日本东京迄今。

第一部作品《北京最寒冷的冬天》刊于《文艺春秋》一九七六年九月号，并获读者投票当选为当年《文艺春秋读者赏》得主，此书即被译为十一种文字在全球出版，一九七八年被美国纽约时报评为年度十册佳书之一。其后在港、日、美等地发表过数十篇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杂文，如《安徽农村报告》（1983）、《重访石景山首钢》（1986）等，并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绝对零度下的钢》（1977）、《飞向彩虹》（1979）、《北京幻想曲》（1980）、《北京又一个冬天》（1990）等。

这部新著系作者经十余年走访欧、亚、美各地广泛收集资料，以小说形式对中华民族的特殊组织“洪门”的历史及目前的状况进行详细的描述，全书预分为四卷，目前已完成第一卷（约二十万字），并译为日文，将在近期内由日本文艺春秋社出版。

**愿中华之昌盛，
如天地之悠悠**

——摘自洪门天地会之誓词——

序 章

一九七八年九月

历年罕见的巨型台风在南中国海台湾海域盘旋回游了整天，终于在拂晓前闯进了浩瀚的东海，不断朝北北东移动，预测 24 小时内将通过朝鲜海峡，与已抵达日本海正在狂虐的另一低气压会合。

南中国海暂时恢复安宁了，晴空万里，毫无飘云，九月的炎阳重又将炽热的能量无休止地注入这辽阔的海洋，渐暖的海面虽起伏不停，但却清澈澄净，底层深处则始终保持着蔚蓝色的浑黯，像是蓄意蕴藏起自然的永恒奥秘。

六千吨级货柜轮圣·安东尼号今晨启碇离开了马尼拉港，顺着国际通常航路驶向横滨。这次装载多半是新鲜水果，因避风启航延迟了一天，所以出港后就以全速行驶，直到临近礁岛散布的巴士海峡前才减速缓行。

二级水手罗宏刚做完置放在前甲板上近百个柜箱的安全检查工作，正躲在船桥操舵室看不到、通风又背阳的箱隙里抽烟养神。猛然从周围规律的声响中听到左舷有人惊呼嚷叫，忙使虎跃起身奔向左舷，原来是冲洗锚链的肥仔刘明神情紧张地指海嚷嚷：

“难民船！有难民船！”

刹那间前甲板工作的几个水手都汇集到刘明身边了。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罗宏也看到在航向左前方波际中有一个灰黄色的漂浮物，随浪起伏而不见移动。

“都快近台湾了，怎还会有难民船？肥仔想发财想疯了吧！”有人戏谑道。

刘明确实想发财，这是和他同室而又同组工作的海员都知道的。尤其是近几个月在亚洲各港口流传了一个故事后，刘明杂乱窄小的睡铺上多出了两个沉甸甸的硬纸箱和一只乳白色的塑胶贮水桶，更证明他冀遇机缘而飞黄腾达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

罗宏是在新加坡听到这个故事的。

在闽南语中国海员聚集的酒吧里，妖媚艳丽的海员之花菲菲从人堆中冒了出来，像蛇般滑入圣·安东尼号海员的一伙中，一面给各人杯中斟添着啤酒，一面娇声问道：

“听到路易士号老龙王说的新闻吗？”

众人茫然的目光使菲菲感到满足，为了使这新闻更富有神秘性，她秋波一扫，随即作了个手势，于是围坐五个海员的头就自觉的凑近到小圆桌的中心。

“有个香港海员外号叫黑仔的认不认识？”

没等人回答，她尖细的轻语使人们的头聚得更拢了。

“那黑仔最近突然发达了，买了两层楼、娶了个学院妹，还开了家士多店。”

“他准是中了马票！这样的事香港年年有……”拿香港红色海员证的肥仔刘明插上嘴。

“你说吧！我就不说了！”菲菲恼怒地抬身伸直腰，顺势

把已摸上腿际谁的毛手拂开。

其他人立即打圆场了，以罗宏的论据最有力：“中马票能得多少？最多买一层楼。真不明白那黑仔怎能这样发达，菲菲，别理他，我们听你说。”

菲菲扭头朝里嚷了声：“再来五瓶啤酒！”脸上已消了气，望了望又聚近的十只炯炯醉眼，才继续悄语道：

“这是老龙王最近和黑仔喝酒，黑仔灌多了才说出了实话。”

“三个月前你们各家船公司不都下令给船长，禁止在海上再收容越南木船的难民登船吗！黑仔那条船是常走香港、曼谷的。以前也救过几条船好几百人，但那些难民上岸总很麻烦，这些情况你们都清楚，我就甬多说了。”

“黑仔顶孝娘，每次船返香港他都去看望老娘，而他老娘最信奉妈祖天后，这次见了黑仔就说最近做梦见到了天后，嘱咐要她儿子多行善广积德，当会有善报的。”

“黑仔听了老娘的话，自忖走船的人怎能行善呢？猛思及近日在海上遇到难民船既不能救，眼看船上难民没吃没喝的在海上漂流，如果自己买些食品施舍给他们，没准能救活一些人。”

“于是黑仔买了两箱炼乳带上了船，正巧那次船是去曼谷的，经过奥比岛弯进暹罗湾时船总要慢一慢的。那时黑仔正值班，发现有个难民船就在右舷下面努力靠船希能救援，但船长却要水手用水管喷高压水吓唬不让难民扒船，这时黑仔听到下面直嚷饿并听到有婴啼声不觉心头一动，奔去抱来了一整箱炼乳并用绳吊了下去，那时天还没亮，混乱中大船也加速驶开了，黑仔收回了绳，突然发现绳尾系着个亮晶晶的

石头戒指，他没怎在意，就收了起来。

“船回香港后，黑仔上岸赌输了钱，才想起那个戒指，原以为能卖几百块钱就不错了，没想到去珠宝店一问，哈！”

菲菲凤眼一抬两手一拍，众人的心也跟着一哆嗦，只见她紧跟着娇声嘱咐：“你们有朝发了大财，可别忘了我菲菲呀！”

这新闻很快就在东南亚各港口海员中传开了，多数海员都深信确有其事。圣·安东尼号也有不少水手把准备施舍的食品带上了船，而肥仔刘明变化更大，不但准备了食品、水桶，而且铺侧舱壁上经常贴挂的裸女图片也揭了下来，代替的却是由天后庙里奉请来的妈祖神像，每天起床后就寝前都不顾他人讪笑闭目祈祷一番，使得肥仔冀望发大财的事无人不知。

不久，圣·安东尼号果然要装货去曼谷，轮船才离开高雄港肥仔就心神不定地注意海面，三天后船过越南最南端海域也就是传说新闻的奥比岛附近时，肥仔更是瞪眼巡视，但令他很失望，海面小船的影子一个也见不到。

几小时后，船快进曼谷湾前，就在萨梅散岛附近，船首值班水手发现了条难民船，正在舱里干活的水手们闻声都拥上了甲板，但倚在栏边的水手们都安静极了，就连平时最多嘴的肥仔也都紧闭着嘴。

这难民船是条不到二十公尺长三公尺宽的旧木船，按理只能载三四十人却挤了近二百人，而这近二百人竟都是全裸的。

平素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的李船长立即下令停船，放低舷梯让整船难民都登船。登时所有水手都忙了起来，纷纷

将自己的衣衫施舍给裸露的妇女，大副也协助伙食长分发食品及药物，肥仔所储存的两大箱炼乳也全抱了出来，慷慨地赠送给这群仅存一息的难民——即使他已知道这群遇上泰国海盗的难民是什么也不可能回报他的。

登上大船的一百八十四名难民几乎全部是华侨，半数为数代侨居西贡的越籍华侨，另半数则是原居金边逃亡到西贡的柬埔寨华侨。根据他们的诉述，每人缴付六两黄金才能领到离境证和登船票。原定是两条船，但临上船时却并合为一条，目的地是泰国曼谷。没想到在萨梅散岛附近遇上四五十手执长刀机枪的两条海盗快艇，把这难民船拖至一个无人岛洗劫，最后迫着被劫一空全身赤裸的难民们重登那破旧的木船，最令海员们气愤的是难民中有七个少女被海盗扣下了，另有五个青年因反抗而被砍死，弃尸海中。

水手长向船长及大副报告了这些情况，并说船上水手希望立即组织队伍去拯救被掳的少女，李船长冷峻的目光从水手长的脸庞移向窗际，凝目深眺远处漫长的海岸线和星罗棋布的岛屿，半晌命令大副道：

“立即给曼谷海岸警察总局发电报，说明我船位置及遇到的情况。请他们立即采取措施，前去援救受难妇女，并在港口码头准备接收因遇劫而急需医疗照顾的被害者。”

随着，李船长亲自走到传令钟前，从咬紧的齿缝中迸出“开船！”两个字，露出青筋的手摇了下柄杆。巨大的船体仿佛颤抖了下，然后无可奈何地破浪前进，被船尾卷起的浪花中，散布着已被裂成破片的旧船板块以及无数不可能见到的泪珠……

此刻，操舵室也注意到前甲板左舷处发生的骚动，李船长和吕大副立即步出了船桥，用双目望远镜向海上搜寻着，很快就找到了漂浮物，吕大副立即报告道：

“前方有艘遭难的渔船，船尾已下沉，桅也折断了，没有显著标志不能判断国籍。”

“你看到人吗？”李船长问道，虽然他也在观察。

“没有活动迹象。”

“命令减速，准备停船。把左舷三号救生艇放下，让水手长带人去看一看。”

船长的命令迅速执行了，罗宏和刘明跟着水手长披上了救生衣，灵巧地翻进刚垂落到舷边的机动救生艇里，罗宏是驾艇的老手，刘明则是使篙套索的行家，他俩都随水手长在大海里混了多年，干活时不用多说一句，此时艇一着水引擎就呼地吼啸起来，艇首微翘像箭一般驶向那可疑的漂流物。

刘明持篙稳立艇首，越过几个浪峰就看清那漂流物确是个半沉的木制渔船，但遇到风浪冲击而失去了船尾，中端则半沉于海，只有前端还浮在海面，在波浪中漂浮着。

逐渐靠近后可以看到有张大渔网覆盖着遇难船的前部，网内是什么还不能明确，待又越过一个浪峰后刘明突然看清了，腿突然一软几乎要摔倒下去。

网下罩着不少人，重重叠叠的人，无数直伸的手臂以及瞪眼露齿的脑袋从网隙中突露出来，但都像木雕般僵直不动，没有泣声，没有呼喊，没有哀诉，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浪涛的哗哗声……

救生艇以一定距离缓缓绕起圈来，水手长用对讲机向李船长详细地报告所看到的情况。

遵照船长的指示救生艇返回货轮舷梯边，又下来两个水手带着几桶汽油和一个黑袋，于是救生艇又驶向那半沉的渔船，水手长根据船长指示取出袋中的照相机摄了需要的照片，水手们则将汽油泼上渔船准备焚燃。

准备工作完毕了，刘明将长篙一推分离了两船，距离有三十米后，水手长取出袋中的信号枪，瞄准那渔网中心将一颗银白色的炎光直射过去，轰然一声残存的渔船被熊熊火焰包围住了，立即窜起一股黑烟，在炽热的海面裊然直升高空，令人生畏。

圣·安东尼号重又航行了，船已进入辽阔无际的太平洋，海图室里李船长正将刚才发生的事记入航海日志中，舱门轻敲了下就被推开了，满脸透露不安的水手长走了进来。

“刚才有个水手，用篙钩了渔船里一个小旅行包，回船时被我发现，那旅行包怕有菌所以扔了，包里只有这册日记本，请船长处理吧！”

放在海图上这册浅蓝色硬面日记本用好几层塑胶袋套着，想是它以前的主人很珍惜怕它受潮，本里还夹着些纸片，李船长皱着眉启开胶套取出了日记本，不自觉的翻开了第一页，文字是用中文写的，写得很娟秀工整，像女孩的笔迹。

“和妈妈来西贡已三天了，昨天从大伯借了些钱租间房，我又有一个家了。妈妈要我买双新鞋但我买了这日记本，要记的事太多了，我一定要把这十七个月的经历写下来，来追念永远失去的爸爸和弟弟。

“四月十八日这永不能忘的日子，鸟衫赶我们全家离开了金边，开始了苦难的路程……”

李船长的眉拧得更紧了，迅速将日记翻到最后数页，看

到最后记录的那一段所标明的日期：八月十六日，不由得扬了下眉自语道：

“是二十天前呀！”

目光不由得阅读起最后的记录了：

“出海已四天了，离西贡时原以为像众人说的那样顺利，上船时才知道要防海盗不能靠岸行驶，没想到当晚舵就断了，在茫茫大海中不知怎么办，今天已经没粮没水了，一百多人只能祈求上苍保佑，要来暴风雨了，怕被浪卷进海，用渔网盖住了每个人，我只能停笔了。”

李船长的眼开始朦胧了，指一松，夹在本里的纸片露出角来，是两张彩色相片，一张是很多女学生的团体照，另一张是两个人——母亲和女儿，那女孩约摸十三四岁，很瘦，但很精神，一双圆圆的大眼里充满了信心、毅力和理想。

“啊！”李船长在内心里呼喊着重，“为什么她没有生存的权利？！”

舱门被轻敲了几下，这轻击声使李船长返回到现实，脸上重现出冷漠与严峻。

报务员手持电文走了进来，轻声说道：

“是横滨分公司陈思武总经理来的电文，要求我们再报一次货单。”

第一章

船务部和机务部主任抱着厚厚的卷宗退出了经理室，房内立即改变了气氛，陈思武安详地坐在屋角单人沙发上，嘴角带笑注目望着因嫌久坐而起身踱步的李船长魁梧的身形。

圣·安东尼号是昨晚进横滨港的。身为环太轮船公司横滨分公司总经理的陈思武，当货轮泊岸后就率领各组人员登轮工作，虽会见到李船长但因忙于处理事务而无暇顾及私事，只提了句：

“总公司来专电要我立即去巴西，已定了明晚的机票。”

为此李船长破例次日午后就上岸来到分公司，先处理了事务后才有空闲谈谈彼此都关心的私事。

“总公司要你去巴西有没有说明原因？”

“没有，这点我也感到奇怪，要我先去三藩市和庄老及郑雷会合，然后一起去巴西。”

“庄老也去！”李船长显然吃惊了，总公司的大元老，地位仅次于郑董事长，是很少在外露面的，为何会远赴南美，到巴西办事。

“你没和你父亲联系？”李船长转身盯着陈思武，目光却

很慈祥，不像通常那般冷漠、严峻。

李船长和思武的父亲是老同事，也是超过三十年的深交，是眼看着思武成长的。若不是自己的老妻和儿女在五十年代突然惨死在印尼，很可能面前这有为的青年是自己的女婿了。

思武站了起来，恭敬地答道：

“没有，像这类事家父指示过，所以不敢麻烦他老人家。李伯，三周前您去过香港，见到家父吗？”

“见了，还在你家吃了顿晚饭，你弟经武也带了新娘子来，他还问你什么时候放弃独身主义呢！”

思武笑了笑，低下了头。

李船长目光移到右侧墙上的大型世界挂图，与众不同的亚洲若干主要港口间都有连线标志着，在这连线中或港口处又布置了近二十个拇指般大却可移动的船体状木块，每块都标上了船名。每天早晨总经理专任秘书高桥女士就根据总公司刚发来的各船经纬度来校正各船模型在地图上的位置，使视阅者迅速了解公司航运的整体情况。

但李船长现在注视的不是某些船的位置，而是太平洋的另一端南美洲、面临大西洋的巴西。

自从石油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经济都受到极大影响，以原材料出口为主的亚洲各发展中国家贸易大幅下降，相应工业制成品进口也显著减少，航运业遂由舱位极度不足而变为运载不足。跟着美国退出了越南战争，以往输向南越庞大的货运量也突然停止。这些不利情况已继续两三年了，富有经验的李船长已认识到环太船公司十年前业务蒸蒸日上，不断订购新船的黄金时代已成历史，面临的已是艰苦的商务斗争及创新发展货运新航线的奋战局面。这次总公司烦请庄老亲

自远赴巴西，并让郑董事长的宠孙郑雷同行，是否准备在南美开辟事业新天地呢？这是他深切注意并希预卜天机的问題。

“记得你幼年是在澳门念的书？”李船长问。

“是的，升高中时才随先母去的香港。”

“葡文还记得吗？”

“差不多都忘了，复习下可能记起一些。”

“巴西是用葡文的。”

李船长从挂图前转过了身，步到原坐的沙发前取起携来的提包，跟着说：

“四点了，我去中华街买些用品，下个月来横滨再详谈吧。”

圣·安东尼号每年都来横滨港近十次，自从陈思武由高雄调来横滨担任船务副主任已四年了。每次李船长来横滨上岸后两人总一起去附近的中华街找个饭馆吃晚饭并谈论各事。一年后升为主任兼副总经理，去年因总经理郑雷调任三藩市，陈思武由总公司委派负起横滨分公司的全部责任来。虽然工作繁忙应酬也多，但只要李船长上岸，陈思武总设法抽出时间一起共度夕晚的。这次有了这意外情况，令他感到不安，立即向李船长说明：

“是晚上十时半起飞，来得及一起吃晚饭。”

“你得把工作安排一下，横滨这地方其实我比你熟，你办你的事吧！”

刚走到门边的李船长突然止步回身，从提包中摸出蓝色的笔记本。

“这是海上遭难一位少女的遗物，你处理吧！”

李船长才离开，女秘书高桥就手持漆盘进了经理室，弯身收拾会议桌上来客使用的杯碟，一面转头悄声报告：

“四川小姐曾来过两次电话找您，希望会议结束后您给她去个电话，她在出版社。”

高桥女士年逾四十，是有能力并熟悉业务的专职女性。容貌平凡体型亦欠佳，所以至今还是单身。曾任首届分公司麦总经理秘书十二年之久，麦总调返香港继任的是花花公子型的郑雷，新总经理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经理室现代化及豪华化，连女秘书也由他指名将业务部一位容貌艳丽善于辞令及英语的黑田提拔起来，而将高桥贬调到电信组去处理一般文书。

陈思武一上任，经理室撤走了酒吧和高尔夫练习设备，换掉柔软华丽的沙发，恢复了大挂图和会议桌，也恢复了高桥原有的职位。这些行动，不仅令全公司四十多名日籍职员暗暗称赞，也赢得了众人在工作上的支持与尊敬。更令高桥从内心里深深感激。

但近一年来，因工作的需要两人接触较多，使高桥感到奇怪的是：有时自己因工作或私事使自己情绪紊乱，但这时因须请示或办事而接近陈总经理身边，感情会突然平静下来，思路也清楚了。尤其当他用明亮的目光注视自己时，仿佛有一股力量，让自己振奋起来，冷静起来。

有几次因胃病重犯，她忍痛上班也没和任何人提及，但陈总经理见了她却主动说道：“你的胃不舒服吗？回去休息吧！”

这些情况她感到奇怪但深藏在内心里，虽然这是女职员更衣室里最能引人深追议论的话题，但她更不希望别人误解